

夏日落泥涂

□方名列

宁波有很长的海岸线，哗哗的潮水一退，露出大片滩涂。所谓滩涂，就是我们日常说的泥涂。泥涂中生息着许多小海鲜，俗话说，靠海吃海，过去，有不少人家就靠泥涂上的收入来穿衣读书，养家糊口。

以往，一年四季除了冬天，都可以落泥涂。但在夏日，落泥涂的人最多，一来学生放暑假，有大把的空余时间，二来穿戴简单，从泥涂中上来，到河里打个滚，就干净凉爽了，最主要的是，夏日小海鲜尤为丰富。落泥涂者，不管是生活所迫，还是纯粹去玩的，炎炎夏日，待潮水渐渐退去，头戴草帽，身穿长袖衬衣、短裤，手拎着篮子与桶，赤脚踏入泥涂中。而此时的泥涂异常热闹，青蟹沙蟹爬得飞快，弹涂鱼在洞口附近跳跃，小海鲜们出来觅食，为泥涂增添了生趣，但大凡落泥涂者主要的目标是黄蛤、蛤蜊、泥螺与香螺。

黄蛤，俗称海瓜子，捉海瓜子不叫“捉”，而叫“啄”（方言读笃）。海瓜子常潜于泥涂十厘米左右处，春深夏浅，“啄”海瓜子得有技巧，海瓜子在泥中因要呼吸，泥涂上会留下出气孔，我们称之为“斑”，“斑”还很有艺术性，有梅花形、芝麻形、铁丝形等，很是美观。茫茫泥涂中，落涂者就会根据这些“斑”的指引，用拇、食、中三个手指头，按“斑”索海瓜子，一“啄”一个准，熟练的人“啄”起海瓜子来手的动作很快，犹如鸡在啄米，想“啄”的出处就在此。装海瓜子的物件也有讲究，是一只形如盆子的小竹篮，口大底浅，拎起来轻巧，放入时方便。海瓜子一般在就近泥涂群居生活，落涂者走动范围不大，但长时间弯腰弓背的很是吃力。因技术性较强，能“啄”海瓜子的一般是专业落涂者，而业余的在泥涂上很难找到海瓜子“斑”。海瓜子在市场上能卖个好价钱。



捞海蜇去

□裘七曜

农历六月十五一过，天气随即闷热，我们受不了，象山港的海蜇也受不了，它们像急不可耐、破壳而出的小鸡，一群群一波波浮出来“纳凉”。它们在海港里东逛西荡的，你碰我一下，我挤你一下，夜色里，还和天上的星星眨眨眼，情不自禁地唱着：你在天宇划过，我在海上漂过……

两岸的渔民在夜晚仿佛听到了这叽叽喳喳又柔和的歌声，他们的笑脸像向日葵一样灿烂起来。在清晨阳光涂照海面的时候，纷纷摇舟震揖驶向那里。

没多久，有人开始在朋友圈里发刚捞上来像铜盆一样大小的海蜇的照片，并说海蜇捞上来必须用明矾再加盐腌制，然后成了一碗长下饭。

而我，则想起了一些少年往事。

我们小时候，还属于大集体，既有农业生产队，又有渔业小分队。所谓的渔业小分队，其实人数不多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摇着小木船去海港捕鱼。什么马鲛鱼、鲳鱼、黄鱼、海蜇……还有一些海鲜属于我们方言的称谓，我不知道如何用文字来表述。鱼捕回来以后，每户人家象征性地分一点尝尝鲜，而大部分是留下来用作腌制的，等到农忙季节“双抢”之时才大开户牖犒赏生产队的社员。由于那时候农村里没有冷库和冰箱，所以每个小队都有5—6口大大的青酒缸，有什么腌什么。小时候每晚跟着父母去队里记工分，总会乐不可支地摸摸比我们人还高的青酒缸。缸上面盖得厚厚实实的，缸侧面湿漉漉的似乎在渗着水，用鼻子嗅嗅，香喷喷的，脑子里猜想着里面腌制的是什，心底里却又时刻盼望着“开仓放粮”的日子早日来临！

海蜇我曾出海去“捞”过一次。小时候有一次听说海蜇又大举入侵象山港，渔业小分队的社员们背上撩兜喜气洋洋地即将倾巢而出，我央求他们让我也去看看这捞海蜇有多有趣多热闹。他们开始不同意，说怕万一出了事情负不起责任。我信誓旦旦地向他们保证我坐在船上只是看热闹，绝对不会乱动，还很自豪地向他们炫耀自己已经学会了游泳，不可能出事的。最后他们互相交流了一下眼神，还是答应了，但说必须一切行动听指挥。

蛤蜊，我们叫蛤皮，在泥涂上也有“斑”，一粒黄豆大小，内凹，中间有水。蛤皮属于散居，落涂者得在泥涂上不断走动寻觅，往往累得脚酸眼累。蛤皮与海瓜子捕获时，多含泥沙，须在淡水中放盐粒浸养半日，待其泥沙吐尽，方能食用。一般人家，煮一碗蛤皮番茄汤或蛤皮榨菜汤，条件好点的，来碗“蛤皮蛋花汤”，赤日炎炎，消暑开胃。

相对海瓜子与蛤皮，撮泥螺就容易得多了。泥螺数量多，常爬行在泥涂上觅食，择其大者手拾即可。泥螺壳在浅水中呈淡绿色，漂亮养眼，盛泥螺得用桶，光滑的桶壁，泥螺不会爬出。夏日雷雨前，天气闷热，泥螺成群结队，是撮泥螺的良机，但空旷的泥涂上，闪电就在你的眼前狂舞，滚雷就在你的头顶炸响，想想也是吓人。个头大的泥螺，往往都在远处，离潮水涨停线越近泥螺越大，但业余的不敢走得太远，因为泥涂越到外面越陷人，每走一步都很吃力，万一潮水上涨，就会有生命之虞。泥螺，春夏两季最旺，“三月桃花泥螺”和“八月桂花泥螺”，粒大脂丰，极其鲜美。

香螺就是割香螺，与泥螺一样，爬行在泥涂上，容易撮拾。香螺拿回家，洗净，用开水一氽，割去尾部，酱油麻油一拌，味道鲜美。过去，在露天电影场，常有拌好的香螺买，一分钱一酒盏，银幕上放电影，银幕下吸吮声一片，现在想来，倒也原生态。后来，据说香螺有毒，不能食用，实为憾事一桩。

头顶烈日，汗流浹背，腰酸背疼，专业落涂者艰辛自不必说，过去都为生活所累。现在不同了，下泥涂撮泥螺、捕蛤皮等纯粹是玩的多，有的泥涂还作为一个旅游项目，人们头戴凉帽，嬉笑打骂，赤脚踏涉在软软的泥涂上，捕捉小海鲜，体验大自然带给我们的乐趣。

摇着小木船，大家各自在海面悠闲着，他们聊着天抽着烟，漫不经心的。而我时刻站起来手搭凉棚在有阳光的海面上东张西望，迫不及待地渴盼着星星点点的海蜇如潮涌来，用我激动人心的眼神收拾它们。

前方的渔民已经在惊呼：海蜇来了！那一刻，他们嘟囔了一句，把烟头一甩，躬身拿起撩兜站在船舷边用目光巡回着。发现了海蜇，立即彼此应和着：快……快摇船过去，然后“呼啸”着前行，当接近“目标”时眼疾手快地把撩兜往水里一戳，又用力一提，一个又一个沉甸甸滑腻腻的大海蜇立马原形毕露在我的眼前了……我大呼小叫地对着远方的渔船吆喊着：我们捞了半船了，你们有多少？风挟裹着欢乐的味道，徐徐传来：比你们还多！

当然，像我这样的“生手”是很难捞到海蜇的，我想尝尝捞海蜇的乐趣。其中的一个老渔民笑了笑，把撩兜递给了我，并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笑嘻嘻地说：一定要把它捞起来哦。我屏息凝神，专注着，随着移动的木船离目标越来越近，奋力把撩兜往水里一戳一提，总以为十拿九稳，稳操胜券，没想到它偏偏从撩兜边滑落，还“回眸一笑，挥手作别”。眼看着它要沉下去了，我竟然火急火燎地把撩兜一丢，奋不顾身地往海里一跳，终于死死地把它抱住了。尽管上来以后被老渔民一顿臭骂，但我依然眉开眼笑——成功的喜悦激荡人心。

我家隔壁的那位大哥今年60多了，他身材伟岸硕长，面容刚毅俊秀，而且头发有点卷。尽管他只有一只手，但他是捞海蜇的好把式。每次出海前，他总是要带上一大捆削得尖尖的竹片，长度不到1米。每当他驾驶着泡沫船在海面上看到漂浮的海蜇时，总是用这一头削得尖尖的竹片飞掷过去，熟能生巧，估计他也是不偏不倚的。被刺中的海蜇自然是无法沉到水里去，所以只能束手就擒。他总是满载而归，看到他，总会想起《老人与海》里那个充满奋斗精神的渔夫。

如今成群结队的海洋生物纷至沓来，它是浙东象山海港区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一个例证。故乡的渔民将美好的明天与朝霞和暮色一起融入心底，再一次展开无限的遐想。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总第6697期 配图 汤青